

槍聲響起

那名士兵手裡拿著槍，手指顫抖的按上板機，卻覺那小巧的按鍵無比沉重，怎麼也敲不下去。他不太清楚該如何使用這柄死神之鐮。

「蠢蛋！你沒開保險！」長官在他後頭對著他破口大罵。

對對對……要開保險，開保險。

他止不住顫抖的將手挪到槍桿後方開了保險，途中還差點弄掉了手裡的槍。

「拿穩點！蠢蛋！」

看見他的挫樣，後頭再次傳來長官和其他士兵的訕笑。他舉起槍管對準身前三名跪在地上的平民，數個月來不知道第幾次冒出了相同的念頭：我到底在做什麼？

眼前那一家三口，年紀最小的兒子看上去也不過五、六歲大，他從男孩驚懼的眼中看見自己的身影，那個內心飽受煎熬，卻不得不服從上級命令而逐漸變得瘋狂的自己。

年僅二十的他，幾個月前讓國家招來充軍，還未接受過正規訓練的他被編入隊伍，與同梯弟兄一同駕著軍武坦克前往附近一座與自家國土接壤的國家，要以武力拿下。

今日他們行經一座小城，這座城鎮早在一個多月前的戰火下被夷為平地，四處都是殘破瓦磚和臨時挖出的戰壕。他們駕著車，嘴上漫不經心地哼著軍歌，本以為這座城鎮應該再無人煙，卻不料竟在路邊發現了這一家三口，為免行蹤遭到洩露，他的長官下令，要他殺了這三名手無寸鐵的無辜平民。

儘管他們苦苦哀求，並保證自己絕對不會將今日所見說出去，但長官的臉依舊冷峻。

「開槍啊軟腳蝦！」

後頭再度傳來不耐的聲音，他看著那一家三口不斷搖著的頭，和那苦苦哀

求的眼神，不忍地別過眼。

「對不起。」他呢喃道。然後他閉上眼，扣下板機。

沒有槍響。

他睜開雙眼，發現自己已經身處異地，身上穿著的不是原來的迷彩軍服和黑靴，而是粗製濫造的米色麻上衣，灰黑色的七分短褲縫著一塊塊補丁，踩在地上的赤腳染了許多汙泥，原本握在手裡的槍更是不知到了哪去。

他懷裡抱著一名素未謀面的女人，右手還牽著一名男童，那男孩害怕地揪著他的上衣，臉上還掛著鼻涕眼淚。他們躲在一個小茅草屋下，外頭的天色不知何時已變得全黑，不遠處閃動著豔紅火光，還不時傳來一聲聲吼叫。

我在哪裡？士兵感覺自己滿腦子困惑。

一聲嘶鳴闖進他的耳裡，那身披銀甲的武將提著大刀策馬來到他們所在的小茅草屋前，這一刻，士兵終於明白自己穿越回到了歷史中的戰亂時代。

儘管不明究理，但他仍本能地將女子與男孩護在自己身後。

那武將揮刀朝他砍來，但讓他矮身躲過，女子和男孩見狀發出尖叫。

「保護好孩子！」士兵對著女子喊道，接著回過頭，從地上搬起一個巨大石塊，使盡力氣朝著馬匹扔了過去。

受驚的馬發出尖銳嘶鳴，高高抬起兩隻前蹄，將身上的武將甩下背後，便拔足急奔，不知上哪去了。

武將吹了聲口哨要將馬匹喚回，卻讓士兵一撲而上，他們在地上糾纏，士兵的背讓武將劃了一道大大的口子，但他一拳打在武將的鼻樑上，將他打得眼冒金星，接著又使出武將從未見識過的現代絞記，將武將全身捆的死死的。

他又加把勁，將武將給勒昏了之後，立刻奪了武將的大刀，驚恐的拿著刀指著那武將……

另一頭，男人不知為何自己身上穿著奇怪的衣服，腳上還套了鞋子。他困惑的看著手上那有些沉重的管狀物，不知道自己在不覺間已和士兵對調身分，穿越來到現代。

天什麼時候亮了？男人困惑地想。

身後傳來一聲喝令，他困惑的轉過頭，看見幾個男人乘坐在一台奇怪的金屬物體上，指著他不斷吼叫。

「蠢蛋！不要轉過來！」其中一名男子驚恐的大叫。

「這是哪裡……你知道我的妻兒在哪嗎？」他困惑地問，接著便感覺自己讓人狠狠撞了一下，接著手中的管狀物便讓人給奪去。

他被壓在地上，看見原本跪在地上的男人舉著管狀物，對準了他……接著又慢慢移向那群不斷叫喊的人們。

「到底怎麼回事……」

然後男人回到自己的時代，發現自己的手裡握著刀；士兵穿越回來，發現自己讓男人壓在地上，槍管正對著他的長官。

這一刻，槍聲終於響起。

呂立德老師評語：一、本文通過長官命令士兵槍殺平民，士兵見平民苦苦哀求遂心存不捨而不忍執行，進而發展出一段穿越時空、對調身分的故事，最後回歸現實，槍管竟對著長官，槍聲終於響起。二、故事中虛實相生，布局巧妙，情節層層推進，結局令人驚奇，整體畫面感十足，引人入勝。三、戰爭終究是殘酷的，心存仁慈悲憫之心者不願戰火波及無辜，故事情節由焉而生，此正是本篇小說的弦外之音。面對烏俄無情戰火迄今未歇，引來作者的發想，本文實有其實際意義。